

《诗漫注》

通天河

通天河岸上有一块石碑，碑上有三个篆文大字，下边两行，有十个小字。三个大字乃“通天河”。十个小字乃

径过八百里 亘古少人行

这碑上刻写的字非常清楚，表明这条河宽度有八百里之巨，因为过于宽了，导致这条河自从有了之后，千古以来就没几个人能过去。

可是，作者显然搞错了，因为对于这陈家庄村子里的人来说，并没有人认为这条河过不去！大不了搞一条大点的船就解决他们师徒的渡河问题了。而且，当河面被妖怪结冰之后，上面有来来往往的人行走，根据老陈的述说，过这条河的人多了去了。三藏与一行人到了河边，勒马观看。真个那路口上有人行走。三藏问道：“施主，

那些人上冰往那里去？”陈老道：“河那边乃西梁女国。这起人都是做买卖的。我这边百钱之物，到那边可值万钱；那边百钱之物，到这边亦可值万钱。利重本轻，所以人不顾生死而去。常年家有五七人一船，或十数人一船，飘洋而过。见如今河道冻住，故舍命而步行也。”

这不是作者搞错了是什么？

其实，我看，这石碑上的字“径过八百里”描述的的确是通天河的宽度，没错。“亘古少人行”这句话，说的应该是从东面来的人，也就是说，描述的是从东面绵延的崇山峻岭中走过来的人，寥寥无几。你就说吧，这条河有八百里宽，还有人兴致勃勃的搞贸易。这地域本属车迟国元会县，为何却没提到有人去跟车迟国做贸易呢？一、山路过于险峻了，二、山区过于大了。

他们一行，走到这里，已经是奇迹中的奇迹。而孙行者，为何要急翘翘的在这个月中十五的晚上匆忙赶路呀？

经历了这么多的坎坷和教训，三藏遇事，依然不知钻研。他说要休息，孙悟空说出家人不说在家话，孙悟空的话，他不去考虑回味，却反问孙悟空此话怎讲。又行不多时，前面就传来了滔滔浪响。刚刚耳朵边听到点隐隐约约的涛声，猪八戒就第一个反应过来说话，现在的猪八戒，可机灵了。八戒说：“罢了，来到尽头路了！”他认为既然前面有水声，必有河流之类的阻隔，既然有河流阻断，那这就是天涯海角，咱们的路该走的已经走完了。虽然老猪机灵了，可是他的思维模式依然如故。然后是刚才一直在沉默的沙僧开口，沙僧道：“是一股水挡住也。”他不认为这一定就是终点，但是听到水声判断出这是阻断，是难关。

该说的俩徒弟都说出来了，唐僧他仍旧跟刚才反问孙悟空一样，采用反问句式来踢皮球，把问题和答案，都抛给徒弟们：“却怎生得渡？”八戒提出来试探：“等我试之，看深浅何如。”三藏又发话了，依旧是外推式的

话语：“悟能，你休乱谈。水之浅深，如何试得？”八戒根据丰富的水上经验，用石块探究出来水深浅，唐僧依然踢皮球：“你虽试得深浅，却不知有多少宽阔？”等到孙悟空钻研好宽度问题之后，我们的唐师傅他，哭了。

你不觉得吗？怎么今天这会儿的唐圣僧，脑筋跟生锈了一样呢！他脑袋里，似乎有漫天的柳絮在飘摇，混沌一片，听到别人说什么，只有下意识的惯性反应，他本人的嘴巴和脑筋，似乎都没有他本人在控制了一样。可能这就是他嚷嚷着想要找个人家住户休眠的原因吧，长途跋涉、骨软筋麻、脑袋供血严重不足。

如果是一个一般人经历这种跋涉、脑袋想一般的事情，那几乎就是这样了。可是他不是一般人，他是修行人，修行人脑袋里想什么可不是肉身能局限的。这一刻的唐三藏，虽说脑袋里还想着修行的事儿，可是已经不是一个修行人的立场了。首先就是很没有出息的口不能言、

声音哽咽、小眼泪儿滴滴答答的往下淌。遇到这种难题，这时候他这个师父不拿主意，茫然的向徒弟们讨主意：

“徒弟啊，似这等怎了？”

他被行者叫道石碑前，当他亲眼目睹了石碑上的可怕词句后，哭哭啼啼的，开始给自己铺垫台阶了，他说他当初不知道会有一路上的妖魔鬼怪、今天这种艰难阻隔：

“徒弟呀，我当年别了长安，只说西天易走；那知道妖魔阻隔，山水迢迢！”言外之意，那不是挺明白的，要是当初知道是这样，当初我才不夸那种海口、干这种傻事呢.....

这种难得一闻的怪话，是不是唐僧一时糊涂，脱口而出呢？我看不是，等得后面那金鱼精弄神通降温降雪冻了河冰，听说有人在冰面上往来，他骑马与一行人到河边观看，果然见有人行走。陈老向他解释这些是重利轻生的买卖人。三藏因此浩然长叹道“世间事惟名利最重。

似他为利的，舍死忘生；我弟子奉旨全忠，也只是为名，与他能差几何！”

看见了吧，他此西行本是修行，是自我解脱、超度东土无量众生的大事业，舍生忘死的到得这艰难阔水面前，他开始说自己是奉旨来的、是为了忠于皇帝的、是为了自家名声的。

是不是唐三藏，开始后悔了……

不是呀，你看他为何要来这河边观察冰面与行人呢？那还不是因为他心焦气浮、急于赶路、急于早日取到佛经嘛。可是，他急于赶路取经却又是为何呢，哎呦，竟然不是为了圆满和众生。他在跟陈澄老汉在院子里看雪唠嗑的时候，陈老汉看见他垂泪，表示道：“老爷放心，莫见雪深忧虑。我舍下颇有几石粮食，供养得老爷们半生。”也就是说，您尽管放心，走不成也不会让你们饿死在这里，修行不会让你们走后退的路段。三藏的回答，则交了自家底细，“老施主不知贫僧之苦。我当年蒙圣

恩赐了旨意，摆大驾亲送出关，唐王御手擎杯奉饯，问道：‘几时可回？’贫僧不知有山川之险，顺口回奏：‘只消三年，可取经回国。’自别后，今已七八个年头，还未见佛面，恐违了钦限；又怕的是妖魔凶狠，所以焦虑。今日有缘得寓潭府，昨夜愚徒们略施小惠报答，实指望求一船只渡河；不期天降大雪，道路迷漫，不知几时才得功成回故土也！”

他怕的是违背自己定的三年期限，担心的是皇帝生气，怕的是妖魔凶狠，做好事为的是求得渡船一只，取经成功求得是早日回他大唐国的家乡。路才走了一半，他的心，已经飞回家乡去了。他这番话里面，骨子里依然是为了一个他自己！他这么伟大的事业，内心深处，他只图自己的解脱。也就是说，他到现在，他的愿望跟他当初的誓言，差距之大，绝不下于这通天河的两岸。这时候的唐僧，端的是以进为退，表面上是要勇猛激进、内心却是在打退堂鼓。

(选自《西游记》《西游漫注》绘图 陈惠冠)